

七月

科幻小说

选本

像堕天使 一样飞翔

七月◎著 成追忆◎编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七月◎著 成追忆◎编选

像堕天使 一样飞翔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像堕天使一样飞翔:七月科幻小说选本/七月著;成追忆编选.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306-5942-7

I. ①像… II. ①七… ②成…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198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75 插页 8 字数 273 千字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七月，极有商业潜质的科幻作家

郑军¹

几年前，笔者读过七月创作的一个中篇，名叫《斯克伦岛的新移民》。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能推陈出新。虚拟世界题材在那时就已经不新鲜了，但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把制造虚拟世界的动机设定为囚禁重犯，比《黑客帝国》那个别扭的“人体电池”设定要顺畅许多。

从那以后，我一直没再读七月的作品。新人年年出，谁能坚持下来却是个大问题。第二次阅读七月的科幻小说，就是大家手上拿着的这本书。它至少能证明七月在科幻这条路上坚持下来了。

有人曾经评论说，现在的成年人应该叫“网络移民”。在他们性格形成的年代里，网络还没有普及到家家户户。所以他们（也包括我）学会上网后，原有的性格特点依然保持下来。而现在的青少年应该叫“网络原住民”。他们从懂事起就上网。网络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他们的生活。

七月虽然已经不是青少年，但足以称为第一代“网络原住民”，他的不少作品都属于“塞伯朋克”。当他开始写网络、写虚拟世界时，其实就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当然，网络题材也比其他科幻题材更“亲民”。所以七月小说的主人公几乎没有精英，更多的是被卷入大事件的小人物。

试想，一个科幻作家在小说里写宇宙探险，现实中他可能连火箭发射场都没去过，无非靠七拼八凑的资料去写。这样一来，怎么写都有陌生感。而电脑和网络则是随便哪个小青年都能接触的技术。

¹ 郑军，身兼科幻作家和活动家两职。一九九七年十月开始发表作品，迄今累积在中国内地、港台地区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评论著作和心理健康读物几十部，总计五百余万字，并参与一些电视节目的制作工作。近作有《第五类接触——世界科幻文学简史》和《光影两万里——世界科幻影视简史》等。

七月不仅以科幻的方式写虚拟世界，对虚拟世界本身也有一定的思考。他在《幽灵杀人事件》中描写到，现实世界的繁荣有可能向虚拟世界中“迁移”。人们把越来越多的精力和财力用于打造虚拟世界，必然会使它更加色彩斑斓，而现实则会变得灰暗许多。这样的未来是否光明另当别论，至少它是个隐约可见的趋势。

不仅是“塞伯朋克”题材本身，七月在一些作品里直接把现实中网民的生活状态搬来。比如在《合服战争》里，主人公夜里泡网吧玩团体网络游戏，从对话用语到内心感受完全是网民的真实写照。“合服”、“关服”、“山口山”、“团灭”……对于没有网络生活的人来说这些简直像是暗语。

七月的“塞伯朋克”作品在读者面上会有一定限制，没有这类生活体验的读者——往往是年纪较大的读者——可能都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作家有清晰的读者范围也是成功的关键。试图讨好一切人的作品，很可能最终不受所有读者喜欢。

虽然“塞伯朋克”是七月的擅长，但不是他的唯一。七月科幻小说取材广泛，且几乎都能推陈出新。在《撬动世界的哈林达姆》中，我们看到了科幻史上最强大的特异功能人，他能把不确定的“物质波”固化为自己想到的样子，从而决定全人类的命运。有趣的是，他对这个宛如上帝般的能力一无所知，完全被一个骗子所操纵。在《biū一声就这样消失》中，整个南京城在空间灾变中变形、折叠，最后消失。

在《震荡》中，作者虚构了一个因果关系不断被打破的世界。每次震荡都击破过去的事件，让人成为新人。小说既有诺兰《记忆碎片》的影子，也有一些地方像王晋康《失去它的日子》，不过《震荡》的主体是七月自己的，不管什么题材，他都能做到借鉴而不是山寨。

不光题材多变，七月在叙述方式上也屡屡出新。《幽灵杀人事件》就体现了七月对多种叙述类型的尝试。这是这本作品集里少见的推理悬疑风格作品。它以一个案件开始，被害人在光天化日下被人刺死，却无人看到作案人和作案过程。这是一个典型的推理小说开篇，只不过它发生在网络虚拟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里，最后的谜底也要从虚拟现实技术本身导出。

几年不见七月的作品，他的文字也成熟了许多，早先那种学生腔完全不见了。不仅流畅自然，令人捧腹大笑的文字比比皆是。在《biū一声就这样消失》中，唐缺和老师的对话堪比郭德刚的相声。在《合服战争》里，作者把科学家的贡献用“诺贝尔指数”、“TNT当量”来形容，这种幽

默你无法在大众报刊上发现,它是属于知识分子圈的特殊笑料。

读一篇中国内地作家的科幻小说能让我笑个不停,记忆里好像还没有过。事实上就在不久前,我为了完成一个学术课题,阅读了不少经典华文科幻。它们或苦大仇深,或高深莫测。必须要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才能勉强读下去。好多年间我都在想,怎么能在过于严肃的中国科幻里渗点笑声进去?想归想,我自己也没做到这一点,还好,七月做到了。能够开启科幻中的幽默一派,单凭这个就能给七月记一功。

七月特别善于把握纷乱的场面,既能写出那种杂乱无章的气氛,又能把事件的主线写清楚。从《合服战争》里那个网吧爆炸事故,到《黎明未至》的那个宠物撞碎玻璃门的开头,还有“南京折叠”时那些惊人的灾难场景。作者既能突出场面的“乱”,又不会真把它写“乱”。叙述中仍然有层次,有主线。宛如带你逛了一次迷宫,还能把你准确地送出来。

读小说的人或许没什么体会,反正看着热闹就行。写小说的人却知道,这类场面很让人头疼。举凡大事件、群众参与的事件,场面都是多角度的,而语言却只能线性地展开。怎么样用一条线来写出一个面,甚至是写“南京折叠”那样的三维场面,难度相当之大。作者水准稍差,要么写得过于单一,要么写成一团乱麻。

写小说的人,不免对写作本身有所思考,并在小说里把它写出来。在《关于苏贝拉的最后故事》中,七月就用夸张的方式间接说出了他对于创作本质的认识。小说中,官方禁止一切虚构类作品,但允许将真实人生的记录进行剪辑,提高其吸引力。结果,以前的作家纷纷改行成为“人生剪辑师”。这种无奈中体现的正是叙事类文学的本质,它不会原封不动地记录生活,不是夸张虚构便是剪裁。

七月的小说很有商业文学潜质,以《黎明未至》为例,开篇便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场景,还用主观视角去描写,夹杂着主人公的恐惧心情,一下子便把读者抓住。好小说没有一只“豹头”是不行的。七月的作品便是如此,越是晚近时期的创作,开篇越利落,很少有哪篇不能在第一页便能让你入戏。至于情节发展速度,七月也能够快速地推动,尽量不让背景介绍和细节描写中断情节。

七月有着惊人的画面想象力,在《biū一声就这样消失》中,你会看到《盗梦空间》那种城市折叠的奇景。不同于电影里那个一带而过的场面,小说中南京城从局部到整体,从收窄到弯曲,眼花缭乱的变形过程一点点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为南京市民熟悉的校园、街道、商场、大桥被作者残酷地变形、折叠,七月令人信服地用文字构造出这些奇迹,简直

就是一部灾难巨片的分镜头脚本。

尽管有这么多长处,但七月仍然很年轻,创作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假以时日,我们将会迎来一位在商业文学上频有建树的科幻作家。唯一的变数,就是他自己是否愿意坚持写下去。

七月流火

成追忆

早就想为七月编本科科幻小说集子了。

七月是国内“现存的”几位擅写“赛伯朋克”科幻小说家之一，科幻作者“新生代”之一，还有好多之一，并不是抬举；从他所创作的科幻小说之数量与质量而言，可谓之排山倒海，奇想天动。

纵观七月的大多数的“科幻文字产品”，能看到西方“赛伯朋克”流派带给他的烙印。“赛伯朋克”流派作品中的叛逆、反传统等灰色事物的描写倾向彰显其中，七月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活在他幻想出的“数字网络社会”里面，长于斯，乐于斯，在里面发生矛盾、纠纷，便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

如《合服战争》中描绘的诸位主角，即是人也是游戏中的代码，他们抗争着自己的命运；《震荡》中的精神病人其实并没有病，只是世界斗转星移，他们的正常反倒成了生病；在《幽灵杀人事件》中，描写了一个高度信息化主导的世界，一切人类活动均在“光天化日之下”，但因此丧失理性思考而退化了的警察却破不了一个原始手法的杀人事件；《记忆的孤独城堡》中的凶手为了盗取他人记忆去写小说而杀人；《蓝颜》中的杀手靠着破坏他人脑信息伤人，等等。

平民化色彩是七月科幻小说的又一特色，同时也是大部分西方“赛伯朋克”流派小说的特色。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世界焕然一新，作为日后衍生出的微机和互联网技术普及迅速，网民已经约定俗成地成为一种社会力量，这是一种反精英、反集权的力量。在“赛伯朋克”流派之外，科幻小说所写的无非是探险、发明等母题，而这些技术小说的主角，往往都是以科学精英为主，他们掌控一切，平民们微不足道，但“赛伯朋克”流派则“颠倒了大地”，小市民甚至是社会边缘人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

撬动世界。

小人物视角的科幻小说从阅读体验上来说，能给予人真真切切的代入感，感觉小说中的“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擦肩而过。《擦肩而过》的唐言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是个边缘科学——生态学的研究者，但在小说描画的那个世界里“今非昔比，环境越糟，生态学家地位倒越高”；《像堕天使一样飞翔》里的李雅亚不过是个金盆洗手的小黑客，但“物竞天择”，命运把她选为了人类社会的探索者，等等。

在七月的幻想世界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拥有“超能力”的小人物，虽说故事荒诞，但探讨的却是一些现实的问题，给人启示。《撬动世界的哈林达姆》中的哈林达姆是个“预测帝”，但他却算不出自己的死期将至；《现实在真实塌缩之后》里面学者的小女儿虽然先天残疾，但却能通灵多维空间。这两篇小说的故事构思可谓引人入胜，但也讲述得让读者大跌眼镜，小说结尾给出的逻辑清晰的科学解释，比起高等数学和量子力学课本干巴巴的说教要让人兴致盎然得多。

诚然，作为一个青年科幻作家，我们看到了一个热衷于“赛伯朋克”的，写作上敢于作新尝试的七月，不过，缺乏老作家丰厚的生活阅历，七月创作中的随意性和跳跃性还是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这恐怕也是作家成长期间的“阵痛”。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愿七月流火一般科幻！

目 录

擦肩而过	001
像堕天使一样飞翔	025
合服战争	049
biū一声就这样消失	075
震荡	094
现实在真实塌缩之后	113
幽灵杀人事件	136
记忆的孤独城堡	151
蓝颜	177
撬动世界的哈林达姆	203
关于苏贝拉的最后故事	212
黎明未至	217

擦肩而过

乔伊一

唐言认识乔伊一的时候，是在七三年七月的无锡。当时正值盛夏时节，经过几十年绿化改造，无锡街边净是梧桐松柏，郁郁如森。如果不是太湖的恶臭像一张无形的手，要伸进你的胃里，把你三天前的午饭掏出来，这也该是一个好季节。

实际上每年这个时候，唐言都在跟这东西打交道。自从六三年之后，全球生态学年会就一直选在湖滨或者海边城市——旧金山、无锡、新加坡、利物浦……其中唐言印象最深的是淹没前的上海。那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三期梅毒样本，摩天大楼幕墙上布满了赤橙蓝紫的藻类。浦东的地标建筑——就是那高达五百三十米，像一双展开的双臂似的“第一接触中心”——仅仅建立了不到二十年就被废弃，底墙上已是霉斑遍布，上面的涂鸦标语已经褪成锈色，但勉强还能辨认：“它们也许会回来，但我们绝不会了。”空气中几乎能感觉到的密布的孢子让世界迟缓了下来，每踏出一步，都觉得浑身撞上蛛网似的。偌大的城市，空旷寂静如死，只有满鼻子的消毒水和生长控制剂味道证明政府还没有抛弃这里，但也正像无边旷野中一个衰弱将死的身影，那么的无力。

所以无锡的恶臭至少证明了一点，这个城市还活着。如果像上海一样已经只留下淡淡的腥气，就说明自然已经将一切重新净化，重新寻找了平衡点，那意味着无锡步上海的后尘也不远了。

满城都是带着猪鼻防毒面具的人，在盛夏三十多度的高温中，汗如溪流。路上大半女子胸口都是透明，能看出内衣的颜色来。所以都是一水同色，绿T恤绿文胸，白衬衣白抹胸，要么就干脆吊带牛仔，倒也挡得严严实实。

唐言就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见到乔伊一,并且牢牢地记住了她。在满城的猪鼻人类中,他看见了一张活生生的脸,并且还不光是一张脸。

那张脸上有一个小小倔强的鼻子,一双充满热情但又坚定的大眼,还有一张紧抿着的小嘴。这张娟秀小巧的脸和她的行为并不太搭调,她浑身赤裸,一丝不挂,手上高举着一个几乎和她整个人一样大的标语牌。

回归自然

拒绝浪费

拯救我们自己

暴晒之下,她似乎只有紧抿着嘴才能坚持不让自己晕过去。周围看热闹的猪鼻面孔手里,从手机到单反相机应有尽有,噼噼啪啪的快门声不绝于耳。虽然看不见这猪鼻面具下的表情,但那些镜头聚焦的角度方位足以说明一切。那牌子只有敬业的记者偶尔会上拉补一张,马上就重新垂下。

也不知是可怜这女孩,还是因为无人理会那标语,唐言一时间怒由心生,脱下西装抡圆了膀子就朝里挤进去。被他挤开的人不满地大叫:“哥你儿你猴急啥?”

冲到最里面的时候,他已经衣衫尽湿,也不顾一群人哄骂,就把外套披在了这姑娘身上。

这女孩一愣,双唇一抿,拉着他袖子低声说:“谢谢,不用了。”这声音有着无限委屈,但却被意志强压着,快要哭出来了。围在最前面的人听了这话,更来劲了,起哄道:“人家乐意,一傻鸟还想英雄救美,滚开!”

唐言重新把外套裹拢,对姑娘说:“这群王八蛋不是来看你标语的。”然后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证件。

“国际生态委员会委员。让开!”

今非昔比,环境越糟,生态学家地位倒越高。人群三三两两散去。直到人都散光了,这姑娘才突然哭了出来。

“别哭。我叫唐言,你叫什么名字?”

姑娘哽咽了一会儿,咽下一口眼泪说道:“乔伊一。大乔小乔的乔,头一个伊是伊人如梦的伊,第二个一是一二三四的一。”

唐言抬起头来,从乔伊一肩膀望上去,后面正是“热烈欢迎全球生态专家光临无锡”的巨型横幅,横幅后面,就是方圆千里的太湖。那被赤黑墨绿五彩斑斓藻类覆盖的湖面在风中微微波动着,正像是五星级酒店里精心调制的整整一湖杂粮彩带羹。

“米奇初潮”

唐言今年不过二十八岁，一个二十八岁的人成为顶级生态学家，除了需要才能，还需要运气。

最初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研究方向会成为全球性的恐慌。

唐言研究的是藻类生态爆发。

在历史上，这个问题有过很多名字。在上个世纪，他们还管它叫“赤潮”或者“有害藻华”。因为那时候，人们见到的是一浪密密压来，锈血一样的海水，还有冲上岸大片的死鱼烂虾。赤潮发生时，爆发性增殖的浮游藻会在极短时间内挤满水域内几乎所有空间。先是因为耗尽氧气导致生物集体死亡，随后过度繁殖的浮游藻自然死亡，这些尸体一道腐烂，产生大量毒素进一步引发更大水域的二次生态灾难。这种反复自我激发的死亡—腐烂—死亡过程有可能循环多次，甚至直到水域再无生命为止。在那个渔业高度发达的年代，每一次赤潮都意味着无数银子化为乌有，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对它的憎恨和研究就没有放松过。

“赤潮”起因复杂：洋流扰动导致营养温度环境变化；工业排放热污染；生活污水富磷营养化……但不管是哪一点，都可以成为极端自然主义者攻击的靶子——因为浮游藻类在显微镜下那么小，甚至有些可爱，正符合人们心中被科技文明异化毒害的对象应有的样貌。

到了这个世纪后半叶，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

五三年，美国海军见证了后来被称为“初潮”的浮游藻爆发。在太平洋中途岛以西大约两百海里，执勤的“米奇”航母群发现海面在半个小时内，由蓝色迅速转为浓重的褐绿。甲板上放眼所及所有海域均一片褐绿，舰载机起飞侦察，发生异变的海域直径约有上千公里。经水样分析，表明变化起因是浮游藻类爆发。仅三个小时之后，水域如爆发时一样，在十分钟内褪回原来颜色。再进行水样分析，藻类重新恢复了正常水平。

这事情引起生态学界的一片混乱。军方提供了整个事件的录像和水样样本，但整个情况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能提供有建设性的解释。

第一，爆发发生区域难以理解。所谓“赤潮”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潮”，历来是在海岸带。因为这种区域正是海陆交接处，受海陆两方面影响，环境稳定性不如大洋中央区域，洋流，入海河流水等容易轻易改变局部环境。而“米奇初潮”发生地在大洋中央，水体有足够的缓冲。在这么一个稳定的，并且面积达到百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出现赤潮，这超过了任何生态常识。

第二，爆发时间无法解释。藻华爆发虽然是由慢到快的指数性增长，但也有一个过程，断然没有道理能在半小时内就染绿了海洋的道理。除非

这百万平方公里的藻类能像军队一样,在一声令下同步分裂,否则绝不会有这样的爆发速度。

第三,整体过程无法理解。藻华有一个标准过程,即过度增殖—缺氧死亡—毒素二次灾难。所谓赤,就是大面积尸体腐烂的颜色。但是“米奇初潮”的过程完全不同,没有大面积死亡,就更没有二次灾难。按照自然规律,如此密度的藻类爆发必然导致水域缺氧,之后失去控制。但是却什么也没有发生,就连增殖的藻类也自然消失,不知去向。

在“米奇初潮”后半年后,在大西洋中心就有邮轮目击了第二起爆炸事件。生态学界不得不抛“有害藻华”这个名字——它已经不再显得“有害”——大家起了一个更中性的名字,叫它“藻类生态爆发”。

尼德兰的最后一天

唐言再一次遇见乔伊——已经是初见的三个月之后,地点也从无锡变成了万里之外的斯德哥尔摩。那天正是七三年的十月四日,也就是荷兰国王亚历山大正式宣布荷兰“消失”的日子。这个国家国土四分之一在海平面以下,四分之一不到海拔一米,填海造陆和海堤围堰是它的骄傲。但这骄傲在自然面前不堪一击。曾经四万一千五百二十六平方公里的国土如今已几乎全境淹没,首都与国王王宫早已成为了藻类和水生生物的乐园。虽然之前数年,就像其他被淹没地区一样,荷兰国民早已纷纷转入其他国家——主要是中欧和东欧地区——整个国家早就名存实亡,但是这个国家正式宣布“消失”的消息还是一下子让世界沉重了许多。

二十年间,海平面上涨了十二米,并且继续这样涨着。荷兰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全球半数国家面临国土被淹的问题,其中有全境淹没风险的也不在少数。只不过之前被淹的国家多是太平洋上不知名岛国,没有一个有着荷兰这样的地位,也没有一个用这样悲伤的仪式和全球人民告别。数以亿计的人因为家园淹没而不得不移民到内陆,有的还在本国,有的只能背井离乡踏上完全陌生的土地。不光欧洲,中国内陆也多了不少来自上海、福建的人,还大量接纳了来自日本、韩国等国的移民。所以荷兰的告别仪式足以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同身受。

斯德哥尔摩会议真正讨论的东西不多,只是在这样情绪笼罩之下,显得格外的惊慌和死寂。洋流继续变暖,南极温度已经比历史正常水平有了四度上升,看不出有减缓的可能。如果南极全部溶解,海平面还要上升约七十米,这还没算上格陵兰冰川……不断地发布最新的研究数据,不断有新的理论提出解释异变的诱因到底是什么。

但是有两个问题却几乎无人触及,甚至没有人敢大声地直接问起这两

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怎么办？人类面对这样的情况能有什么样的应对？

因为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应对。人类掌握了原子能，能登陆火星，在地球同步轨道架设了收集太阳能的光轮系统，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但面对越来越热的地球，你能怎么办？修建地球空调？

另一个问题是：这一切到底跟藻类生态爆发有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唐言研究了八年，但答案？他没有。

他有的结论只是两点：一、浮游藻在全球大型水域密度是过去的“正常”水平的十至二十倍。二、这远高于“正常”水平密度并没有引发多少生态灾难，内陆湖泊不少变得油漆似的，但似乎对海洋生态系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这会议就像是荷兰降旗仪式的前奏，压抑的气氛让唐言有自杀的冲动。出了会场，走在斯德哥尔摩街上，也丝毫没有多年前在这里的那种静雅松弛的感觉。同样是水城，斯德哥尔摩头顶上也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尽管如此，这城市却又不得不在数年间陆续接纳了大批来自被淹没区域的各国人民。过去的幽静水城现在拥挤得像中国一样，接踵摩肩，连街的尽头都望不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唐言怎么也不会错过乔伊——几个站在街边大声疾呼的高个子白人簇拥下，这个披着荷兰国旗的小个子黄女孩格外引人注目。

在这拥挤，但又死气沉沉的街道上，好不容易才感觉到人的活气。唐言立刻迎了上去。乔伊一显然也认出了他来，眼睛一下就大了起来，露出惊喜的神色。

也不知道是被压抑了太久，还是冷笑话听了太多，唐言不知哪根筋没有转过来，张口大叫道：“乔伊一！天哪，穿上衣服我都要认不出你了。”

.....

她身边的伙伴虽然都是白种人，却也听得懂中文。此言一出，立刻轰杀四方，正喊着口号的五个哥儿们突然就停了下来，张大了嘴看看唐言，又看看乔伊一。乔伊一一下子满脸羞得绯红，过来好一阵子，才开口说：“唐教授，见到你……还是挺高兴。”

唐言这时也觉得说话不妥，却也忍不住笑，只觉得心里一下子就畅快了很多，就问道：“有空吗，晚上和我一起吃晚饭吧？”

乔伊一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微笑着点头。

唐言转身离开的时候，听见后面一阵起哄和打闹的声音，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活过来了。还没有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活着。

真好。

当天晚上，坐在中餐馆里等乔伊一的时候，唐言才意识起自己犯了个大错。

电视里正在直播荷兰降旗仪式。

乔伊一换下了白天穿的那身荷兰国旗装，以一身黑色长裙示人。长发在头顶很随意地绾了一个髻子，露出晒成小麦色的脖子来。

虽然刚坐下的时候有些紧张，但没说两句话，就扯到了藻类生态爆发，海平面上涨，乔伊一一下子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胆怯一扫而光，变得坚定而执著起来。

乔伊一比唐言小五岁，刚刚二十三，刚刚大学毕业。虽然学的是欧洲语言，但一直在参与自然主义运动。毕业之后，就靠着接接零活赚些钱，在全球各地到处跑，宣扬自然主义。

一个生态学家，一个自然主义者，就一路从海平面上涨聊起，聊到藻华，聊到全球移民，聊到“路过者”。

两人聊得忘了时间，连点菜的事儿都抛在了脑后。直等到唐言的肚子叫唤起来，他们才想起来这茬。

唐言顿时觉得纳闷——他们在店里坐了这么久，竟然连个招呼的侍应生都没有。

抬起头来，就看见大厅顶上的大荧幕电视上，荷兰的国旗正缓缓地落了下来。

餐厅里的服务生站在电视前，早已忘了自己的工作，也不知就那样站了多久，泪水早就湿了胸口。透过餐厅玻璃窗朝外面看去，广场满是人，不管是不是荷兰人，都身披三色国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不断有人哭晕过去。

电视直播画面下切换着各种各样的场景——没顶的风车古堡；曾经的郁金香种植园；橙色球衣的球队和球迷；全球各地拥在广场上只有哭声的民众，最后画面凝固在现任国王亚历山大脸上。

亚历山大已经老了，白发苍苍，盯着缓缓降下的国旗面无表情。唐言突然想起自己看过的一段电视资料，三十年前亚历山大继位的时候，访问中国的记录。那时候他还很年轻，英俊潇洒。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他的时候，他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话：“当国王，当然希望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我希望我在位期间，能让十五亿中国人不再叫我国‘荷兰’，改叫它正式名字——尼德兰王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算功成名就了。”

这个愿望没有成真，中国人还是叫它荷兰，但历史恐怕会记住亚历山

大国王,以他最不希望的方式。

七三年十月四日,这个有风车、郁金香,还有橙色军团的国度最后一次升起了红白蓝三色国旗,然后缓缓降下。从七三年十月五日零时开始,世界上不再有尼德兰王国这个国家存在,所有前荷兰国民就地入籍、军队,政府自动解散,荷兰王室将移居俄罗斯,从一国之君变为异国平民。

这个曾有过“飞翔的荷兰人”的帝国战舰就这样从此消失。可能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时刻会有悲伤这么地让所有人感同身受——一个国家死了,千年的辉煌灿烂敌不过安静无言的海水,在自然的力量下,毫无反抗之力的,全无挣扎之法地死了。

两人一直把降旗仪式看完,也没有叫来侍应生点餐。

降旗结束,唐言看见乔伊一眼中点点的泪光,只觉得心脏好像被什么东西猛揪了一下。他突然靠过去,伸手一把将乔伊一搂在了自己怀里。

“做我女朋友吧。”他说,连自己也被吓了一跳。

乔伊一出意料地没有挣扎和抗拒,只是静静地在他怀里躺了一会儿,才问道:

“我白天穿的衣服和我现在的裙子比起来,你喜欢哪一件?”

唐言一愣,然后很诚实地回答道:“不管你穿的是什么,我看到的都是三个月前见你第一面时那身装扮。”

乔伊一脸上一红,竟也笑了起来,回答道:“好吧,我答应你。”

卡桑德拉预言家

唐言没有看过《卡桑德拉大桥》,但乔伊一提起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却能想起老电影的剧情。故事很精彩,讲的是一列火车被恐怖分子用病毒污染,乘客接连死亡。政府为了避免病毒扩散开,决定爆破列车途经的卡桑德拉大桥,让整车乘客带着病毒一起灰飞烟灭。乔伊一说,改天有空一起看看吧,唐言一口就答应了。

只是不知道这改天要改到哪一天。虽然有了女朋友,但是两个人成天忙着全球各地到处跑,各忙各的。唐言每个月的话费猛长,还大半是国际长途,每天网络在线时间也蹭蹭往上升,IM通讯软件上的聊天记录飞快地从兆长到千兆。

唐老板有了女朋友的消息,就像是往实验室水池里丢进一根通氧管。学生们本来就跟他年纪差不多,见他谈恋爱,就更无顾忌,成天跟他说些荤段子。唐言倒也不怎么生气,毕竟实验室成天跟绝望的消息打交道,迫切需要一个发泄口。有了乔伊一,唐言就觉得整个生活的世界都重新有了生气。